

玉壶冰心

冬景与心境

□许凯

当冬天悄然来临,天地间便奉上一份无声的邀约。不必特意准备,也无需刻意安排,四季就这样从容地轮转着。

走在冬日的旷野,天地一日日素净,一日日清瘦。色彩渐褪,斑斓尽消,万物循着寒意,走向了生命深处。这般清澈宁静,恰是反观内心的好时节。

四季生发,各蕴其美。春的萌动破土而出,夏的热烈恣意蔓延,秋的丰盈俯身垂首,冬的沉静悄然内敛——这都是岁月写给大地的深邃诗篇。每一轮来去,每一场荣枯,都以独有的韵律,诉说着生命最本真的状态:不伪饰,不喧哗,不虚浮。

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啊。读懂了四季,也就读懂了生命。童年的纯真、青年的锐气、中年的厚重、晚年的通透,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光彩。

于是,在日常的烟火里,在琐碎的生活中,我们慢慢走、细细品、静静想。唯如此,方能在得失、冷暖、进退、虚实之间,寻得内心的平静与从容,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——不负时光,亦不迷失方向。

生命的丰盈,正是来自这一路的经历与沉淀。

年轻时总以为美好都该紧握在手,于是拼命追逐,急切索取。历经岁月才懂得,得失本是人生常态。恰如冬日的树,叶落不是枯萎,而是积蓄;看似失去,实为沉淀。褪去浮华,方见本真;经历遗憾,乃知珍贵。

外界的风霜无法掌控,但内心的炉火可以自行点燃。这炉火,因亲情的守候而愈明,因友情的扶持而愈旺,因爱情的相知而长燃不熄。我们要珍视这照亮自身的暖意,也当以自身为薪柴,去成为他人生命中的光与热。

春生夏长,是向外的勃发;秋收冬藏,是向内的

潜藏。进,有勇往直前的胆魄;退,有厚积薄发的远见。这一切,无不是自然的智慧。人生亦当如是,一时的退步,不是懦弱,而是为了与更远的远方欣然相逢。

冬日的山水,褪尽浮华,坦诚得只剩下骨骼与灵魂。这多像我们的人生——半生追逐功名的喧嚣与人情的浮光,蓦然回首,才发现答案不在远方,而在脚下:是朴素的相伴,是无言的懂得,是深处的宁静。

生活从不给人以绝境。一季风景的谢幕,恰是另一重天地的序章。生命的真谛,不在执着于某个既定目标,而在于有限的旅程中,多跋涉岁月的山水,多触摸生活的肌理,多感受生命的温度,多涵养人生的心境。

我们可以品味李白的洒脱,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,不必怨天尤人,过好自己的日子,这份踏实便是对“得失”的超越;可以领悟苏轼的豁达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于起落沉浮中懂得“进退”的智慧;可以感受白居易的温情,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,在世间守护“冷暖”的慰藉;最终修得王维的淡泊,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在“虚实”之间,寻得生命的本真。

季节换了名字,人生也该开启新的篇章。行至人生之冬,若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,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,让内心充实,让灵魂丰盈,便是最好的人生。

世间发生的事情,都有其必然性。最智慧的活法,就是接受所有的必然,从中汲取养分,安然度过每一天。

经历过冬天的凛冽,才懂得春天的温润。坦然接受生命的每一份馈赠,从容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冬季——这何尝不是命运最珍贵的礼物?

你看,寒冬正默默积蓄力量,为春天的繁花似锦做着准备,为清晨的百鸟争鸣谱写着序曲。冬去春来,恰似人生的起落沉浮,循环往复,于无声处,生生不息。

吉光片羽

日子的香气

□高低

这几日,风中多了凉意,分明是冬渐深了。

母亲早起熬胡萝卜汤,砂锅里的水咕嘟响着,白汽漫上窗棂。她蹲在菜篮前挑胡萝卜,手指节沾着泥,偏生挑得极认真:“要选这种表皮起皱的,像老学究的袖口,里头藏着蜜呢。”刀背拍裂胡萝卜的刹那,“咔嚓”一声,清冽的甜香撞出来,混着姜块、大葱的辛味,在厨房织成一张温柔的网。过了一会,我凑过去看,橙红的胡萝卜肉炖得半透明,浮在奶白的汤面,像落了层月光。母亲舀一勺:“尝尝,冬天的日子,得有口热乎的垫底。”

古人说“冬腊风腌,蓄以御冬”,可我觉得,冬天的日子更像个陶瓮,把细碎的香气一坛坛存起来。楼下的烤红薯摊支起来了,铁桶炉内烧得通红,老板用铁钳翻红薯,红薯表皮冒油,焦香里渗着蜜。放学的孩子攥着零钱跑过来,烫手的红薯剥了皮,咬开金黄的瓤儿,真甜。隔壁阿婆端着搪瓷缸凑趣:“这味儿,比我年轻时在灶膛煨的红薯还香!”原来日子的香气,是旧年的记忆在翻涌。

巷尾有卖糖炒栗子的。老周头的黑铁锅“哗啦”作响,粗砂混着糖稀滚成金浪,栗子壳裂开,露出油亮的栗肉。他总多抓两颗塞给我:“冷天儿,吃点热乎的。”栗子香撞进鼻腔,又顺着喉咙往下滑,像把小火炉揣进了肚子。想起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写“炒栗子,冬月最有”,古人早把这烟火气写进词章,原来千年前的古人,和此刻的我闻的是同一种香。

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阳台,去年晒的干菊还收在藤篮里,掀开盖布,陈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扑出来。母亲把晒得蓬松的棉被搭在晾衣绳上,拍打着棉絮:“冬天日头短,得多攒点阳光。”我忽然懂了,日子的香气原不是单薄的,它是胡萝卜汤里的鲜香,是烤红薯的焦香,是糖炒栗子的甜糯,是干菊的陈韵,是晒过的棉被里藏着的阳光。

有人说冬日寡淡,可我觉得,愈是寒凉的日子,愈要往日子里添香。就像古人围炉煮茶,用松枝引火,看茶汤翻涌;像主妇在灶前煨汤,守着咕嘟作响的锅打盹;像孩童攥着烤红薯,跑过青石板。这些细碎的温暖,原是日子在酿酒,把光阴酿成香的,把寒冷酿成暖的。

傍晚收衣服,袖口沾了太阳的余温。楼道里飘来各家各户的饭香,胡萝卜汤、白菜炖豆腐、腊肠焖饭……混在一起,成了冬夜最浓的烟火气。原来日子的香气,从来不在远方,而在母亲的锅铲间,在街角的炉火里,在认真活过的晨昏里。

冬天来了,日子正悄悄把香气酿得更浓。等春回大地时打开坛子,怕是要醉倒在满室的温暖里。

心灵物语

银杏之韵

□刘向军

指尖捏着的,是一整片凝固了昨日阳光的银杏叶。

明明已立冬,风里都带了凉意,这片叶却还揣着秋的暖。轻捏着它,有昨天的风掠过指缝;紧攥着它,脑海里是树下伫立的模样;摩挲着它,能触到太阳留下的余温;注视着它,竟觉叶脉里还奔涌着热烈。

这片银杏叶的黄,是昨日的风还没来得及吹旧的颜色——脉络像被金箔细细压过,根根分明地铺在薄如蝉翼的叶肉上,在灯光下泛着琥珀似的亮泽。它的黄不是颜料调出来的,是被秋日晒了整月,又让风一遍遍抚摸出来的暖。边缘卷曲出浅浅的波浪,那是秋意啃咬的痕迹,枯褐色的边缘像给这金黄叶片镶了道复古的边儿,倒比完整的圆更添了几分时光的褶皱感。

我特意用三根手指捏住,闭了眼,用指腹轻轻推捻。叶面是意料之外的滑,那些细纹路藏得极深,轻蹭时竟什么都摸不着,只触到一点干枯的暖。指尖慢慢用力,顺着叶心往边缘蹭,不是脆裂的硬——像摸着一块被晒透的老绸缎,细纹路没显形,指尖却先热了起来。那热不是叶片的温度,是恍惚间涌上来的、昨天的热辣气:是秋阳裹着枝叶的灼感,是满树金叶挤着晃着、撞出来的暖烘烘的热闹,顺着指腹的摩擦,一点点沁进心里。

我捏住叶柄在灯下慢慢旋转,一时间,有一片金影在转。转得慢些,像昨日枝头那片总舍不得落下的叶,在风里轻轻晃;转得快了,金影便晕成一团,和昨天满树叶子被风掀起、漫天乱飘的模样叠在一处。那卷起的褐边儿在光里忽明忽暗,倒像是热闹里溅出的细碎光斑。

最后,我将这片叶子放在掌心,卷起的褐边儿略得手心发痒,连指尖都带着点轻麻的痒意。我学着风的样子,对着它轻轻吹气,它竟在掌心微微颤了颤,像被风叫醒的旧时光,忽然就活了过来。恍惚间就懂了,立冬又怎样,叶子哪是落了?是把秋末最后一阵风、最后一缕晒透的暖意,都悄悄藏在这纹路里,等着我来碰一碰……

雪泥鸿爪

惜物心安

□王国梁

书桌抽屉坏了,我拿出工具叮叮当当修起来。孩子见我又在修补旧物,说:“爸,干脆别修了,换个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钱,何必这么费事呢!再说了,你这张书桌都用了多少年了,早该换了。”

年轻人生活在物质富足的时代,从来不会为器物损坏而忧心。在他们的观念里,替换比修补更容易。我们这种惜物如金,甚至敝帚自珍的生活方式,在他们看来古板又守旧。可是,我还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。

身教胜过言传,我没对孩子说什么,只是继续沉浸在修理工作中。抽屉的问题不大,我用心修理一番就修好了。我有些骄傲地拍拍书桌,对孩子说:“修好了!这书桌可不能换,这是我的老伙计,跟了我这么多年,都有感情了。”这张书桌我用了快20年了,边缘有了些磨损的痕迹,桌面上还有几道浅浅的划痕,不过,一点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。在我眼中,这张质地普通的书桌有温厚的气质,它总是那么安然笃定地陪伴着我。时光的磨砺,让书桌泛起一种温润柔和的光泽。我觉得它像个有情感、有思想的人,我们俩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,早已完全了解彼此的脾性。我与书桌从陌生到熟悉,如今有点相濡

以沫的味道了。我在书桌前一坐,就能感受到它传递给我的理解、包容、温柔和善意。书桌一定也熟知我的习惯,甚至能闻出我的气息,包括感知我的喜与忧。

我这样说一个物件,有人可能觉得太玄妙。其实一点也不玄妙,人与物真的能抵达这样的境

界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很多器物都带着主人的气质风貌。

我的生活中,除了这张书桌,别的器物我照样珍惜。一套木质沙发搬家时带过来了,我觉得跟新家的装修很搭调。还有用了多年的台灯,用了好几年的手机,诸如此类的物件,我用着习惯了,难以舍弃。即使有些东西出点小问题,我也会及时修好。说实话,我很享受修补器物的过程,觉得让自己的心爱之物恢复如初,很有成就感。修补旧物,何尝不是在修补我们浮躁的内心?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,很多人热衷于让物品更新换代,体验新鲜感。可是新鲜感过后,往往是更迅速的厌弃。而我惜物的生活方式,能够让自己心安。

想来那些陪伴我们多年的物件,早已被岁月赋予了别样的深意。那些被我们珍惜的物品,是我们人生经历的见证者,它们让日子有了质感和温度。我想起我的父亲,他使用过的镰刀、锄头等农具,全都井然有序地挂在南屋的通风之处。父亲老年种不动庄稼后,他的农具依旧是光亮的,因为他经常擦拭。那些农具,有的陪伴了他几十年,是他在田间挥洒汗水的见证者,也是他肩扛家庭重担的见证者。父亲是平凡的,那些农具也是平凡的,但彼此相伴的岁月是闪光的。

我小时候,父亲教育我惜物就是惜福。珍惜劳动者创造的器物,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。惜物之人懂得节制,不会在物欲横流的世界迷失自己,更容易获得心灵的宁静。我也要把这样的理解传递给孩子。

人虽有情,却常因喜新而忘旧。物本无言,却承载着记忆与情感。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器物,里面有惦念,也有深情。惜物,是珍惜,也是坚守。惜物心安,岁月静好。

